

窗台上的海棠花,红艳艳的,正怒放着春天;旁边的茉莉花,只剩几片枯黄的叶子,等待新绿;醉人的还数那盘郁金香,黄红两色的花朵招摇恣意。赏着花,楼上飘下细长细长的带子,随风绕到了花枝上。我生怕带子拉扯坏花,便小心地去扯细带。那不是细带,是盒式磁带里面的磁带。

仰头上望,楼上有一盒磁带卡在晒衣架上,里面的磁带,轻轻的,随风飘舞。

那个发明盒式磁带的荷兰老人卢·奥滕斯今年去世了,享年94岁。盒式磁带,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;发明它的人也走了。盒式磁带,却给我们的童年与青春留下了亮丽的色彩。

大表哥结婚时,正兴录音机。吃喜酒那天,他们用糖果诱惑我唱了一首歌,用新录音机录了下来。“小嘛小儿郎,背着书包上学堂,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,只怕先生骂我懒呀,没有学问,无脸见爹娘。”这次录音,把我的童声留住了很多年。可惜,后来还是遗失了。

我真正触碰盒式磁带,是父亲过年时带回一台录音机,音箱很大的那种。同时,他还带回几盒磁带,有一盒是空的,说是可以录音。那天,我们听了《纤夫的爱》《女人是老虎》等流行歌曲,反反复复地听。午后晒太阳,父亲把录音机音抱到室外,我第一次听到了父亲唱歌。他当时唱起了“戴花要

戴大红花,骑马要骑千里马;唱歌要唱跃进歌,听话要听党的话。”那是他们小时候经常唱的歌。

家人都缺少音乐细胞,录音机的录音功能一直没有发挥,反倒是它的收音机功能起了大作用。因为我喜欢听评书,用它先后听了《童林传》《刘秀传》《孙膑与庞涓》《群英会》等。

后来读书要考英语听力,便买了一个小录音机,跟着磁带鹦鹉学舌。其实,学英语的时间少,听歌的时间多。最后英语没学好,耳朵却因听得太多而隐隐的痛。去医院检查,所幸没什么问题,就是不能塞太长时间的耳塞。小录音机,总是卡带,磁带卡了几次,就容易坏。卡坏的磁带,我也喜欢把它抽出来,迎风放飞,有时飘到

树枝上去,会飘舞很久很久。

有过一段匆匆的爱情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在音像店挑了一盒英文情歌磁带,十首歌在小屋里循环播放。有些歌词一直没听明白,但旋律却深深印在脑子里。正是那本磁带,帮我度过了痛苦的时刻。

后来,C D兴起了一阵子,但很快又被MP3取代,再到手机的兴起,盒式磁带淡出了我们的视线,归于过去。

时代的脚步匆匆,有些东西匆匆的来,又很快溜走。不经意间飘舞的磁带,化作记忆,留下美好。

磁带飘舞

◎王玉初



柳丝摆动龙兴湖

◎潘亚培

暮春三月,万物复苏,正是生机盎然的季节,在龙兴湖周围,一排排绿柳长袖善舞。

柳树是最早感知春天的树种。在湖边漫步,亭子、湖畔,一路走来,依湖赏春,只见柳芽吐绿,柳丝轻拂,青色依依,桥映水中,人在画中游。形状各异,千姿百态的柳树,丝丝缕缕挂着刚刚沁出来的嫩绿鹅黄色嫩芽,几只水鸟在嬉戏盘旋,一阵微风吹来,细细的枝条随风舞动,像张扬着青春朝气的少女跳荡着轻盈的舞步。

柳树的树干笔直笔直的,仿如一个个军人,笔挺地站在那里。她不像杨树、衫树那样,一味趾高气扬地向上生长,她的根深深深地扎在泥土,不管旱涝,在顽强地茁壮成长的同时,又轻轻垂下谦的头颅,任发丝抚摸大地,亲吻绿水。她从抽出新枝的那天起,就顾盼着脚下泥土的芳香,她的树干长得越高,千条万缕的垂丝也随之而变成了她的裙带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当晨练的人们在龙兴湖畔散步或跑步时,那镜面似的水面,波光粼粼,那随风摆动的柳丝让龙兴湖也动了起来,不由得想起徐志摩的诗:“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;波光里的艳影,在我心头荡漾。”是的,春天踩着柳丝的节拍,鼓动着飘逸的风情,书写着城市一角的清幽!

坐在这样的树荫下,看书、听歌、戏水、凝望,岂不是一种享受?

沁园春·快递小哥

★阿卫国

一骑红尘,漫漫征程,历尽沧桑。看风中雨里,只身来去,街头巷尾,步履匆忙。无论春秋,不辞冷暖,踏破朝云送暮霜。阑珊处,把艰辛细数,应是寻常。

眉间几度寒凉。料岁月、蹉跎也断肠。有魂萦梦绕,青葱儿女,昼牵夜挂,白发高堂。窗下相思,花前欢聚,都付情长路更长。凭谁赏,任冰轮闲了,似水流光。

卜算子·五一抒怀

★张生

美酒润古县,汝瓷妆龙兴。玉带文峰东风舞,实干立父城。

千里大中华,万家歌升平。建党砥砺百年时,举国同欢庆。

半截皮带

1936年7月,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和兄弟部队开始穿越草地。进入草地没多久,战士们就陷入了断粮的困境,只好挖野菜、嚼草根、啃树皮,后来野菜这些也没了,便开始吃牛皮腰带。

年仅14岁的战士周广才所在的这个班原来14个人,牺牲了7个,另外7名战士都靠吃皮带维持生命。当班里其他6名战友的皮带都吃完后,周广才不得不把自己的皮带拿出来。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割掉一段,切成一根根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,周广才热泪都掉下来了。当吃完皮带第一个眼的时候,周广才伤心透了,他央求大家说,不要再吃了,这个皮带是战利品,能不能留下来,把它作为战后我们的一个见证。

战友们都知道,周广才的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

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。大家见状,没有把这根皮带吃掉,而是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,忍饥挨饿,将这剩下的半截皮带保留下来。

在随后的长征途中,周广才的6位战友又相继牺牲,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了延安。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,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烙上了“长征记”3个字,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。1975年,周国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。

半截皮带也好、皮包也好,无不反映长征的这段艰苦岁月,见证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这种精神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,就是“铁心跟党走”的生动写照,这便是我们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来源:网络

红色故事



明道先生祠,亦称春风祠。位于宝丰县商酒务镇商酒务村,(今新建的商酒务幼儿园院内)。始建于宋,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都曾重修或增修,为宝丰古八景之一的“酒务春风”。

程颢(1032-1085),字伯淳,号明道,河南洛阳人,是北宋著名理学家。少年时曾与胞弟程颐,同学于当时名儒周敦颐。嘉佑二年(1057年)登进士第。历官鄆县主簿、上元县主簿、泽州晋城令、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、镇宁军节度判官、宗宁寺丞、监汝州酒税等职。

宝丰商酒务是宋金时代中原最大的榷酒市,汝州酒监就设在这里。近年在商酒务村北约200米处古路沟西岸发现一处大型酿酒作坊遗址,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,遗物埋藏甚丰,有烧酒锅灶数座,古井一眼及大量北宋对子钱、汝瓷、白瓷、钧瓷酒器残片,可见当年“千家立灶,万户飘香”的盛况。元丰年间大理学家程颢监汝州酒税,驻于商酒务,酒监衙门设在榷场。清康熙《汝州全志》载:“商酒务在宝丰城西北二十五里,宋榷酒之场,明道先生监酒税,即此地也。”程颢上任时,好友司马光曾写《送伯淳监汝州酒》诗“惟知负米乐,不觉抱关卑。出处两得意,是非皆自知。”为其送行。在汝州酒监任内程颢办事勤谨,使宝丰的酿酒业有了长足发展。同时,程颢还利用业余时间,广收弟子,讲学不辍。门人朱光庭立雪授业,归后,人间有什么感受,光庭言“如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。”这就是成语“如坐春风”的出处,也是“酒务春风”的缘起。

程颢去世后,乡父老为表达对其人格学术的崇尚,缅怀其监汝州酒税的累累政绩,以建祠纪念。据清知县秦伯度《增修程明道先生祠碑记》描述春风祠的规模:“乃扩其旧址,大其规模,前为头门、次为诚敬门,中为春风亭。制为八角,耸以重檐,以为学者休息登啸之所。后为践履堂以祀先生。堂之左右为安宅、正路。亭之两旁为东塾、西塾,以栖学者。”当年,知县秦伯度在完成对春风祠的扩建后,曾携宝丰的名流豪绅,坐春风亭,高瞻远瞩,举酒相贺,并发出慷慨之言:“登斯亭也,北望汝坟,烟波缥缈,若远若近;南则鲁阳元次山颜鲁公之遗址在也;东瞻风岭龙潭,磅礴郁积,苍蔚缤纷;西俯五龙泉,喷激万状。”他希望,宝丰的后来人,在春秋佳日,携二三同好,游春风祠,瞻仰先生遗像,“志先生之所志,学先生之所学。”可惜春风亭半毁于民国战乱,全毁于文化大革命。

春风祠临宛洛古道,古往今来,名人雅士留下了许多题咏诗句。明代曹轡的《酒务春风》诗:百尺楼台数里还,醉乡深处酒贤关。千家春散陶巾里,万户愁消毕瓮间。远近旗帘如上簪,依稀风景似春山。我思监正因过此,分得余春上笑颜。清代宝丰县令崔锡荣《谒春风亭明道先生祠》:不令尧舜宋君民,乃向此地监酒税。尔时负笈有朱公,亲炙一月坐春风。清代宝丰教谕李茂的《春风亭怀古》诗:汝南一月坐春风,至今春风仍悠悠。亭高百尺出云外,满院修竹花景浮。

明道先生祠,反映了宝丰人民对理学家程颢的敬仰怀念之情,彰显了宝丰深厚的文化底蕴,也成为宝丰古八大景之一。

来源:宝丰史志